

嚴家淦的故事

● 嚴靈峰

謙恭有禮和藹可親

嚴家淦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繼俞大維、谷正綱兩位之後逝世；這是國家重大的損失。這三位都是具有崇高德望公爾忘私的政治人物；使我們掀起了無限的哀思，慨嘆國運衰落的
不幸！

嚴家淦，字靜波，江蘇吳縣人，我是福建連江人，祖籍侯官陽岐，風馬牛不相及；要攀上關係，祇能說我們的姓名上頭一個字相同；所謂：「五百年前本是一家。」

我認識靜波在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當時是福建省財政廳廳長，我是財政部中國茶葉公司福建辦事處主任。我們有一個聚餐會，每月在水部門福州電燈公司的招待所舉行。參加者大都是當地少數軍政首長，只是彼此聯絡感情，並無政治意義；更無任何利害關係。雖是同宗，但亦泛泛，用「君子之交淡如水」，可以形容。只因他對人謙恭有禮，平易近人，覺得和藹可親。

具有驚人的記憶力

嚴靜波的事功可以說是我們的福建發跡的。他於一九二六年，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即任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材料處處長。由於當時福建省政府顧問徐學禹向省主席陳儀推薦，延攬他到福建服務；同時，還有一位包可永（上海「鴛鴦蝴蝶派」——或許是禮拜六派，小說家包天笑的兒子），包任建設廳廳長，嚴氏任主任秘書，不久升為廳長；後又轉任財政廳廳長。他對福建財經的最大貢獻，厥為創辦「田賦徵實課稅」制度和設置全省「煙酒公賣局」。解決了戰時福建捉襟見肘的財政的困難。此舉雖曾引起部份地方人士的反對，那是因為反對徐學禹而遷怒於他。他卻毫無猶豫地堅決推行他的財政政策。這是有抱負而堅持，擇善固執的一面。

嚴氏並不具有高資歷，僅有大學畢業，也沒有出國留學，所以沒有「洋博士」的氣息，祇憑自己的毅力和智慧出人頭地。他不大講抽象的理論，專重於實踐的工作和經驗。他具有世間罕見驚人的「記憶力」，為同僚所稱道。對於財經的統計數字可以如數家珍地念得出來，令人折服；這也就是他成功的本錢。

他作人成功的秘訣

一九四三年三月，我離開福州前往重慶，出任國家總動員會議經濟檢察組主任（後改為經濟檢察處處長）兼經濟檢察隊總隊長，主持全國經濟管制工作。他也於一九四五年在重慶擔任戰時生產局採購處處長；在我的記憶中，他曾任「煤油管理處處長」。因為業務關係，在公文上略有往來；但始終沒有謀面。

抗戰勝利，他於一九四八年到了剛光復的台灣；步步高陞，擔任各項要職。我一直在日本和香港，前後浪跡了十年，更無接觸的機會。

一九五八年，他出任行政院的財政部長，蔣中正總裁召見，恰好前福建省政府主席李良榮由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定派他為東南亞黨務特派員，不料中央黨部的秘書長張厲生竟未得我的同意，提議改派我代李良榮前往工作。我事前毫不知情，直到蔣中正總裁召見後才知道經過。我本無意此職，更因李良榮器量狹窄，深恐被他誤會搶他的位置，我就假藉各種託詞，擺脫了這個心結。輕鬆愉快地出來，就在門口碰見了嚴靜波。他喜

出望外，緊握了我的右手，直喊：「久違！久違！」並連稱：「請多指教！請多指教！」頗有久別重逢，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覺。他對人如此謙沖，也是他做人成功的秘訣。

他十分含蓄，我們雖然很少往來，一九七三年我的七十歲生日，他已貴為中華民國的副總統，竟然屈駕，跑到長安東路我的寓所致賀，並贈送一幅題著「天錫純嘏」的中堂。一九八三年我的八十歲生日，在中山堂光復廳舉行著作展覽，他又親自前來參觀我的作品。對於他的盛情，我只是在他卸任後的八十歲華誕，前往愛國西路自由之家的隔鄰大同之家的二樓向他道賀，如此而已。此外，我無求於他，他也毋須施惠於我。

不過，在台北，我們有一個嚴氏宗親會，由裕隆汽車公司董事長嚴慶齡任理事長，嚴靜波為名譽會長，我也忝列名譽副會長。曾有兩度碰面，一次是會員大會，又一次是祭祖典禮，我們還照相留念。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他突然患腦中風，進住石牌榮民總醫院，同病相憐我聞訊立即前往探親，可是院方禁見，只得廢然而返；直到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宗親會年會，在秀山街力霸公司舉行，由新任理事長嚴道（嚴慶齡的侄子）主持。嚴靜波因病無法前來，由其第四子雋泰代表參加，我曾向他商量設法前往榮總探視，結果未得回音，從此我早已與他永訣了。今天噩耗傳來，益感哀傷！

服官持正潔己奉公

嚴靜波對於國家的貢獻及其勳績，大家說了很多，無用我為此辭費。我現只從他的風範和人格加以陳述：

嚴氏從政數十年，沒有離開財經系統；在這樣的環境下，要想貪瀆、混水摸魚，只需舉手投足之勞，即可腰纏萬貫；可是他有九個兒、女，從沒有利用機會進入行政部門，皆各自成家立業。個人生活質樸無華。總統卸任以後，仍居老舊的政府官舍；臥床不起，實際上並沒有充分享受「卸任總統優遇條例」。更沒有購置豪華別墅為身後打算；可能也沒有這項財力。所以不久前許多民意代表要求政府收回退休、退職人員佔用官舍，鬧得滿城風雨，而嚴氏卻沒涉及。目前有人標榜「天下為公」侈談「均富」的高級官吏，向監察院申報財產，有的田連阡陌，富甲群僚，滿街「無殼蝸牛」，連高爾夫球證都值一兩千萬元。我們從沒有聽到他在福建、台灣佔有片瓦、寸土。公爾忘私，不為自己衣食之謀。

住院七年有半，專靠嚴夫人以垂老之年，寸步不離自奉湯藥，儉樸如此，尤足見其夫妻和穆，治家有道。

事上嚴謹對下寬容

嚴氏待人接物，最為得體；對於長官執禮甚恭，也能保持分際。所以，他所歷事的長官，自陳儀，乃至蔣中正總統，如魚得水，都受到十分器重和信賴。對於部屬尤能「設身處地」一切先為他人著想，充分授權。從無疾言厲色，傷害他人；氣度恢宏，不堅執己意，為部屬所折服。

不自偽裝沽名釣譽

他身為國家元首，深知「為政不在多言。」默默耕耘，不自我丑表功。在重要的慶典和集會，當然要發表文告：這是文學侍從的作業，官樣文章，千篇一律，虛應故事而已。他很少登台做個人演講，接受國、內外記者、過氣政客的訪問。在報紙上在頭條新聞，上電視節目，自我吹噓，令人看膩了反而厭惡，但有人卻樂此不疲。他日理萬機，全力貫注內政、外交等大政方針，無暇跑向窮鄉僻壤，分散精力。如果認為這是走出冷氣房接近民衆，也可偶一為之。下層政務，乃地方官吏職責，是縣、市長、鄉、鎮長的事，何用最高統帥越俎代庖？親自出馬僕僕風塵。如此，何來「地方自治」？對於下級官員不加信賴，誠非為政之道，鈞譽估名，製造偶像，不足為訓，嚴氏則不屑此種行徑。

高瞻遠矚堅守原則

嚴氏是一位堅持原則的行政官員，依他數十年的行政經驗，極少提出空洞的理論和計劃。他在實踐行動中，就是「在安定中求進步」的最高理念。他不高調「民意」，只知「民之所好好之」，以全體的人民福祉為依歸。「民主」固然重要，他本來就在推行「民主」；但「麵包」比「民主」更為重要。何必天天掛在嘴邊來標榜，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他注重各項建設。在他三個年頭的總統任內，沒有改動過「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字，台灣社會仍不斷地向進步繁榮和現



①嚴家淦（中）與作者嚴靈峯（右）合影。

②嚴家淦（前左三）與作者嚴靈峯（前右三）晤談時的情景。



代化前進。他從來也沒有想到要刪除憲法第三十七條所規定的行政院院長的「副署權」，以增加自己的權力。憲法乃國家的基本大法，正是全體國民意志的結晶，斷不可隨時任意修改。自蔣經國總統去世後，高唱民主改革，什麼第一階段修憲、第二階段修憲，又有人準備第三階段修憲，吵鬧不休，弄得五權憲法面目全非。又要「總統直選」，「提前直選」；製造民意，黃袍加身。不是「以法制人」，卻企圖「因人立法」。自譽「民主殿堂」的立法院，天天在摩拳擦掌，口吐「三字經」鬧得天翻地覆，雞犬不寧，人心惶惶。兩三年之間，更換了四位行政院長，如何可以提高行政效力。如果嚴靜波還在當政，決不至有此亂象；蔣氏父子在位，更不用說了。嚴氏的施政方針，誠如古人所說：「重（不輕易）改更，貴因循」我國古代最著名法家韓非，他都說：「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不輕易）變法。」

台灣今天強調儒家道統，復興中華文化，政令朝改夕更，使老百姓無所適從。幾年年年辦理選舉，當事人尚未進入情況，馬上又要換人；簡直在勞民傷財！因此，更加深了我們對嚴氏的懷念！

公忠體國不爭權位

嚴氏不搞幫派，但知卑勉從公，踐履篤實，

所以為蔣中正總統所賞識，作不次之擢。當一九六六年提名他為副總統的「候選人」時，黨內諸多爭執。西南各省國民大會代表要推薦何應欽，廣東代表想推薦孫科；也有代表支持谷正綱。咸認嚴家淦對黨並無重大貢獻，資望不高，堅決反對，而蔣中正總統知人之明，力排眾議，結果他也順利當選，蔣總統為什麼那樣堅持？他的動機：萬一由他繼位，沒有風險。其次，他無實力，作為過渡，隨時可以把他拉下，換了別人，麻煩就可多了。蔣中正總統逝世，他於一九七五年依法繼任總統職位，也是「不花一毛錢」。但他不曾走遍台灣山陬海角，低首下心打躬作揖向國民大會代表們乞討一票。但他卻不再戀棧。不像他人用種種手段企圖一再連任。像孔子所說的「鄙夫」：「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患得患失的人，利慾薰心，不顧信義，甚麼壞事、醜事都會幹得出來，嚴氏絕非此類人物！

他當了總統，立即讓他的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出任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一切服從黨的命令。不想黨、政大權一把抓，魚與熊掌兼得之；這才說得上「黨內民主」其器度之恢宏令人肅然起敬！到了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他的第五任總統任期屆滿，他不但也不想「連任」，還要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上建議：提請常會提名蔣經國為第六任總統的「候選人」，並經全體中常委一致通過；不久蔣經國也依法當選。他這種開明的動作，雖然富有飲水思源，對蔣中正總統感恩圖報的意味，可是在國家的體制上，充分地表現了他恪遵

憲法，實現了政權「和平移轉」的常軌。功不可沒，可以媲美古代堯、舜禪讓的古風。

嚴家淦的一生，無論在立身、處世、行事、從政，具備了孔子所稱：「恭、寬、信、敏、惠」的五種美德。他的謙沖風度和高尚人格，足為一切政治人物的典範和楷模！

嚴家淦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體會：「謙受益，滿招損」的古訓。

所以他的際遇乃無往不利，無事不通。也可說他也受了老子思想的影響，與世無爭。

老子說：「不爭而善勝」，又說：「夫唯不爭，故無尤。」又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可以作為嚴家淦的一生的生活和行動的寫照。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姓嚴的人具有豐功偉業的並不多觀。

我所推崇的只有：嚴光、嚴復和嚴家淦三個人。

嚴光漢餘姚人，字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與漢光武帝劉秀少年共同遊學，曾與光武帝共臥，加足帝腹，光武不以為忤；後歸隱富春江。宋范仲淹稱他為「光武之故人。」並贊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但後人也有賦詩譏諷：

「一著羊裘便有心，聲名傳誦到如今；

當時若被蓑衣去，烟水茫茫何處尋？」

可是也有人看法不一樣，題詩說：



①嚴家淦（右二）參觀作者嚴靈峯（左二）八十生日著作展時留影。

②左起：作者嚴靈峯、嚴家淦、嚴孝章。



「咄咄嚴子陵，
赫赫漢光武；
子陵有釣臺，
光武無寸土。」

亦可以為今日爭權奪利者戒！

嚴復，初名體乾，易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幾道，晚號癡老人。福建侯官陽歧人，我們的族長。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以第一名考入馬江學堂。光緒二年（一八七七年），入英國朴資茅斯和格林威治海軍學校。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畢業，回國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以碩學通儒徵為資政院議員；民國元年（一九〇二年）署理北京大學校長兼文科學長。先後繙譯：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名學淺說等西洋名著，介紹西方哲學社會經濟等思想，促進中華五千年來閉塞文化與世界交流，開拓了現代文化的進步和發展，是為中國開啟近代文明的先驅，學貫中西，世所共仰！

嚴幾道臨終遺言：「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此與嚴靜波的「在安定中求進步」的主旨若合符節。

嚴氏已歸道山，他一生的行誼可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謹言慎行，公爾忘私。謙沖豁達。高尚人格，足為後人典範，其治國的政績斐然；毋忝所生。

茲敬集古訓，為之諫曰：
溫柔敦厚，與世無忤；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萬方多難，不慙遺老。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元月嚴家淦先生奉安之日
於台北市。

嚴家淦的幽默

●今稀老人

作立法委員的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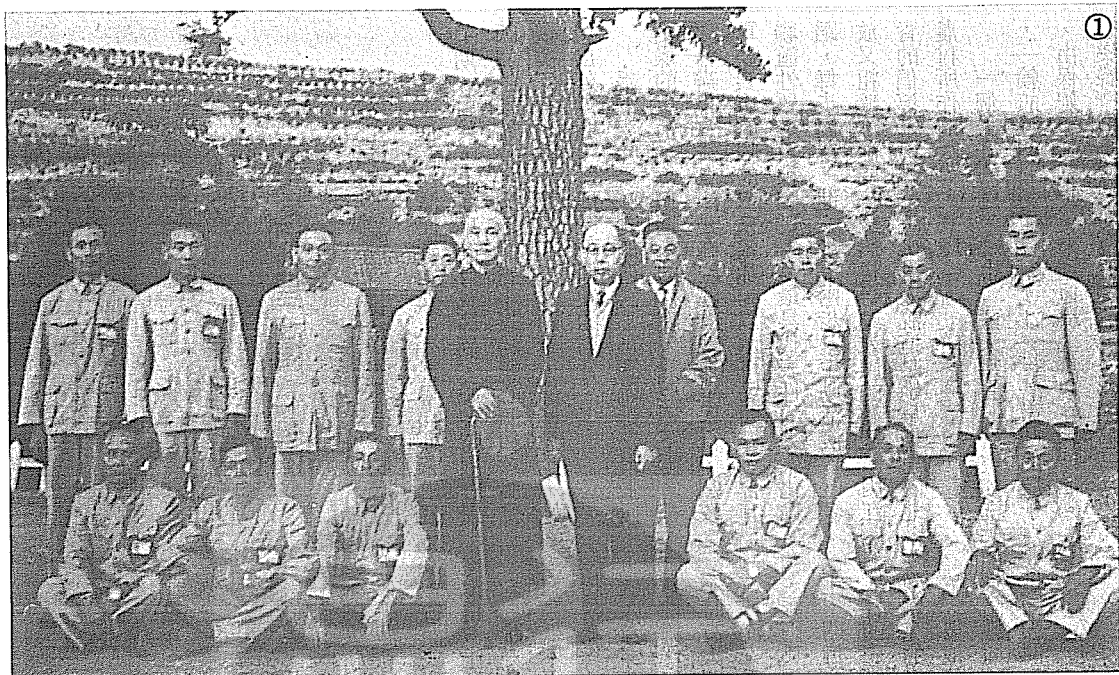
嚴家淦二度擔任財政部長（民國五十年代，初期）時期，對推行稅制改革，改善投資環境，實施獎勵投資條例等各項重大財經措施時，許多法令的制定和修改都須經由立法院通過，因此嚴氏必須到立法院列席備詢，答復詢問，有的立法委員態度強橫，措詞嚴苛，常使嚴家淦難堪，有人為嚴氏抱不平，曾和他談到立法委員不應該，不講理，嚴氏在和人閒談的時候，曾向少數好友說：「我到立法院，我是立法委員的兒子，聽他們的訓，但是那些個強橫的委員，到財政部來看我，要求得到某些好處時，態度謙和，語氣懇摯，他是我的兒子，我總算是收支平衡。」此事傳到一位正直無私，潔身自愛的某立委耳中，這位委員正色說道：「我絕不為自己的私利向他有所請求，我永遠不會作他的兒子。」

奈何天下是人家的

嚴家淦出任行政院長時，任用他的好友、（和他關係深厚，對他從政曾大有助益的謝耿民為秘書長，謝氏是一位善良的公務員，惟對於處理政務，缺少機智，在任期中，因某一案件未能迅速處辦，竟被免職，後來改任政務委員及某公司董事長。

嚴家淦對於謝耿民被免職的事，事前毫無所悉，事後有人向嚴氏說：

「你的秘書長被免職，連你都不知道，你這個院長還能幹下去嗎？」嚴苦笑向著這位朋友把雙手一擺，輕鬆自在的說：「天下是人家的，有什麼好說呢。」往後對好友秘書長被免職從未表示任何意見，照常謙遜平和，更加小心謹慎的積極推動政務。



①

①嚴家淦（中右）蔣經國（嚴後）陪侍總統蔣中正（前排左四）在福壽山農場與榮民們合影。

②嚴前總統家淦慰問榮民眷屬。



②